

麦家文集

麦家 / 著

风声

浙江文艺出版社

麦家文集

风声

浙江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风声 / 麦家著. —杭州:浙江文艺出版社,2009.1
(麦家文集)
ISBN 978-7-5339-2725-7

I.风… II.麦… III.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183771 号

责任编辑 孙亚敏
装帧设计 门乃婷

风 声

麦家 著

出版 浙江文艺出版社

网址 www.zjwycbs.cn

经销 新华书店

印刷 三河市鑫利来印装有限公司

开本 710×1000 1/16

字数 210 千字

印张 17.25

版次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号 ISBN 978-7-5339-2725-7

定价 18.00 元

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

文集总序

作家出文集，就像老姑娘出嫁，既是热烈期待的，又难免隐隐的不安。这是因为，老姑娘都知道自己的韶华已逝，作家呢，也都知晓自己的作品不可能篇篇华美，字字珠玑。带着与岁月相伴而生的印记（雀斑，皱纹，平庸的荷尔蒙，弹性减弱的肌肉）出阁，总不是一件完美无缺的事情，但是谁又能拒绝呢？拒绝吃糖是人的软肋，尽管都知道我们身体需要的是盐。

看看这次发糖给我的主人和时间，我似乎就更难拒绝了。主人是浙江文艺出版社，时间是我在外漂泊快三十年后的返乡之初。我十七岁离开浙江，四十好几岁回来，在外待的时间够长够长的啦。我曾以为我都不会回来了，因为漂泊和距离曾是我向往的人生况味。我一直以为，作为一个写作者，一个关注内心审美的人，远离故乡和亲人，精神上有点儿流离失所不见得是个坏事——这样你至少还有思念。写作不一定从思念开始，但一定从思念结束。也许可以这样说，由于对写作的痴迷，我成了我的牺牲者。也许还可以说，即便如此，我依然爱我自己。就这样，多年来我一直满足于以形而上的方式占有着我的大陆，我的故乡，我的亲情，直到屈指可数的几周前。

感谢浙江文艺社，一回来就给我糖吃。这颗糖显然不仅仅甜

蜜了我的嘴，更甜蜜了我的心。我相信时间改变了很多，但没有改变我和浙江的关系。也正因此，我才有缘初回乍到就吃到这么大一颗糖。

需要说明的是，这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文集，因为我没有把全部作品收进来。至少还有两册书的作品，觉得实在卒不忍读，我没敢收进来。这当然要减少我的版税，但也减少了我在饱尝甜蜜时的不安。其实，写作就是为了心安。其实不论是生活还是写作，沉重的肉身始终是我们的敌人，我觉得我应该学会抵制它。

麦家

2008年12月9日

目
录
风
声

上部 东风 \ 001

下部 西风 \ 149

外部 静风 \ 219

跋 \ 266

风声

|上部| 东风

前 言

快有十年了，我的生活一直局限在很小的圈子里，不用去单位上班，亲人和朋友大多在千里之外，身边仅有几个朋友，平时也少有往来。我似乎喜欢上了独往独来的生活。其实也不是喜欢，是无奈。一个人待在家里是够难受的，但出门去忍受别人的各种习惯，或者让别人来将就我，似乎更难受。我不吃酒，怕麻辣，也不打麻将纸牌（不会），坐下来还喜欢一本正经地谈文学，要对上这样的人，也许比找同志还难。同志还有俱乐部或某些固定的活动场合，在成都，据说四川日报社门前的阅报栏是同志们的活动地带，有点约定俗成的意思。有点以前那种英语沙龙的感觉。成都是个十分享乐的城市，遍地酒吧，茶馆，美食，中高低档一应俱全，工薪高薪，蓝领白领，都有各自消受的阵地。我待过七个城市，我可以肯定地说，成都人的生活是最灿烂的，灿烂得像罌粟花一样，有些奢靡，有些邪乎。但我还是很寡淡，跟儿子打打算术牌（我本人发明的），下下军棋、象棋，成了我主要的娱乐。我的时间，除了正常的休息和所谓的工作：读书或写点东西，我自己都不知道是怎么过的。如果一定要说，就是发呆，胡思乱想。

《暗算》就是胡思乱想出来的。

其实，我的小说多数是这样，是靠着一点点契机凭空编造出来的，没什么资料，也不作任何采访。以为这样弄出来的东西总不会有人对号入座，不会被历史责难。奇怪的是，这些年

我几部稍有影响的小说都有人对号入座，他们以各种方式与我取得联系，指出我作品的种种不实或错别之处。有个人更奇怪，说我《解密》写的是导弹之父钱学森。奇怪踏上了旅程，更奇怪的肯定还在后面，《黑记》写的是一个姑娘，她乳房上长有一块黑记，黑记有点神秘，有性欲，触摸它比触摸粉红的乳头还叫她激动。这完全是个幻想加幻想的东西，但也有人来对号，找到当事医生，指控他泄密。真是对不起那位医生了，他连我是男是女都不知晓，怎么跟我泄密呢？《暗算》就更不用说了，由于电视剧的火爆，来找我论是非的人更多，以致很长一段时间我都蛰居在乡下。因为找的人太多，已经影响到我的正常生活。这些人中有位高权重的将军，也有准 701 机构里的那些阿炳、黄依依、钱之江式的人物，或者是他们的后辈。他们中有的代表个人、家庭，有的代表单位、组织，有的来感谢我，有的来指责我。感谢也好，指责也罢，我总是要接待，要见面，要解疑答问。其实我要说的都大同小异，所以一度我就像祥林嫂一样，不时老调重弹。

当中有一个人，来意有点暧昧，他既不是来感谢我，也不是来指责我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他不是来听我讲的，而是来对我讲的。他来自上海，姓潘，名向新，是个化学教授，年前刚从某大学退休，赋闲在家。他随意而来，却在我人生中留下了浓重一笔。

是去年元月上旬，潘教授应邀来四川师范大学讲课，其间通过我朋友跟我联系上，并由我朋友做东，一起去郊外吃了一餐野菜宴。席间，教授谈理说文，妙语连珠，给我留下深刻印象。他甚至把我和他的主业——小说和化学，两个南辕北辙的东西巧妙地连在一起，说：好的小说就是化学，对生活作化学处理；反之（差小说）则为物理，拘于事实，照搬生活。云云。对错姑且不论，但说法新奇，令人难忘。席间也谈起《暗算》电视剧，他说他刚看过，上海电视台正在播，每天三集，

他跟着看了一道，后来又买碟子将第三部《捕风者》重看一遍。以他的学养和智识，一个东西看上两遍，那东西基本上就成了他的啦，大小情节，包括细节，无不通晓。他没有做好坏评价，只是问我这个故事有无出处，并恳请我实话实说。对一般人我不一定会如实招来，但对他这种智者，我担心招摇撞骗会被他识破，加上碍于朋友的情面关系，我不便妄言，只好如实相告。

坦率说，《暗算》的第一部《听风者》和第二部《看风者》的故事，尚有一定原型。比如第一部里的瞎子阿炳，源于我家乡的一个傻子，他叫林海，四十岁还不会叫爹妈，生活不能自理，但他目力惊人，有特异禀赋，以至方圆几公里内，几千上万人的个性和家史，他都可能通过目测而知而晓，朗朗成诵。我所做的工作不过是刺瞎了他灵异的眼睛，让他的耳朵变得无比神奇。至于第三部《捕风者》的故事，真的，纯属是虚构的，如果一定要问出处，勉强有两个：一个是记忆中的老电影《尼罗河上的惨案》，另一个是曾经在北京盛行一时的杀人游戏。两个东西其实是一回事，都是在一个封闭的环境里寻找凶手，我甚至怀疑后者本身就源自前者。追根究底，是2001年，我们单位（成都电视台）要为建党八十周年拍一部献礼片，让我写本子，我拉上好友何大草一起编了一个叫《地下的天空》的两集短剧，要说创作灵感就是电影《尼》，顶多是把故事革命历史化而已。两年后，我在鲁迅文学院读书，同学中风靡玩杀人游戏，我觉得很有趣，便激发了重写《地下的天空》的热情。《捕风者》的故事其实就是这样，是我借一个经典的套子，凭我擅长的逻辑推理能力和对谍报工作的感情，反反复复磨蹭出来的。

潘教授听罢，久久沉默着。我猜想，沉默不是说他无话可说，而是意味着他有重要的话要说。果然，他在沉默后娓娓道来，因为经过沉默——沉思默想，他说的话显得更具学养而富有穿透力。他这样对我说：

“世上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，更不可能有两个相同的故事，

但是……怎么说呢，你如果有兴趣，不妨听我给你讲一个故事，这绝对是真实的，历史上有记载。我不能说我的故事一定比你的精彩，但我相信你听了后一定会吃惊的。可以这么说，在你编织那个故事前，上帝已经编过一道。我曾以为你是根据史料改头换面编了你的故事，仔细想来也不会，因为你恰恰是把史料中那些最精华、最出彩的东西丢掉了。对不起，请容我说一句冒犯你的话，我个人以为，你的手艺比上帝差多了。”

接下来，教授用半个小时跟我大致讲了他的故事，我听后简直惊呆了。毫无疑问，他讲的故事比我的精彩多了，精彩十倍！一百倍！！我当即要求他跟我详细讲一讲，他说最有资格讲它的是这个故事的当事人，他们好多人现在都还在世，包括他父亲。他说我如果确实感兴趣的话，可以跟他走一趟，他保证我一定不虚此行。

何止是不虚，简直是满载而归——我找到了《捕风者》故事的原型！欣喜的同时，我也称奇不已：一个凭空虚构的故事居然有原型！嗨，难怪有人要找我的小说对号入座。以前我一直觉得奇怪，我，一个几乎足不出户的人，只凭一时兴起胡思乱想出来的故事，为什么总有人来对号认领？现在我明白了，是因为生活大于虚构。虚构和生活的关系，我想，大概就如孙猴子的跟斗和如来佛的手掌心的关系，你翻吧，看你能翻到哪里去。

事后，我有理由相信潘教授对我不是随意而来的，他蓄意而来，并以他的方式达到了他的目的：让我来重塑捕风者的故事和形象。我不得不承认，与我虚构的故事相比，这个故事显然更复杂，更离奇而又更真实。潘教授的父亲潘老等五个人在半个世纪后，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，依然言之凿凿地向我提供了相同的内容，相同的程度犹如己出。这在我的经历中是第一次，是例外。所以，我也例外地对它的真实性有了足够的信任和坦然。

第一章

言归正传。

故事发生在1941年春夏之交，日伪时期，地点是素有天堂之誉的杭州，西子湖畔。

水光潋滟晴方好，山色空蒙雨亦奇。
欲把西湖比西子，淡妆浓抹总相宜。

西施够美的吧，沉鱼落雁之容，闭月羞花之貌，谁敢跟她比美？西湖！苏东坡以诗告诉我们，西湖怎么着都是跟西施一样美丽动人的。

这是不是有点儿浪漫主义了？不，是真的，有山作证，有水为鉴。山是青山，灵秀扑面，烟雨凄迷，春来如兰，秋去如画。水是软水，风起微澜，月来满地，日来不醒。山山水水，细风软语，花情柳意，催产了多少诗词文章。举不胜举。汗牛充栋。若堆叠起来，又是一座孤山，墨香阵阵，锦色浓浓；赏析起来，都是脉脉含情的吟咏，恋恋不舍的相思，用完了雅词，唱尽了风月……都知道，上个世纪四十年代，杭州城区尚无现今的五分之一大，但这座城市的魂——西湖，一点也不比现在

小，湖里与周边的风景名胜也不比现在少多少，像著名的苏堤、白堤、断桥、西泠桥、望仙桥、锦带桥、玉带桥、锁澜桥、三潭印月、平湖秋月、阮公墩、湖心亭，和西泠桥头的苏小小墓，清波门边的柳浪闻莺、钱王祠，孤山上的西泠印社、秋瑾墓、放鹤亭、楼外楼、天外天等，以及南边的白云庵、牡丹亭、净慈禅寺、报恩寺、观音洞，北边的保俶塔、双灵亭、岳庙、双灵洞、栖霞洞等。统而言之，即我们通常所谓的一山二月，二堤三塔，三竺六桥，九溪十八涧，在那时都有，日本佬来了也没有被吓跑。

鬼子在杭州城里扔了不少炸弹，据说现在钱塘江里还经常挖出当年鬼子扔下却没有开爆的炸弹，连制造商的商标都还在。炸弹像尸首一样从天上倒栽下来，没有开爆的都吓人，更何况大部分都是开了爆的。爆破声震天撼地的响，爆炸力劈天劈地的大，炸死炸伤的人畜无以数计，把杭州城里的人和动物都吓跑了。西湖和西湖里外的景点，如果能跑大概也会跑掉的。但它们不会跑，只好听天由命。西湖的命显然不错，上百架飞机，先后来炸了十几个批次，西湖像有神灵保佑一样，居然安然无恙，令人称奇。西湖周围的众多名胜古迹，也是受禄西湖，躲过大劫。唯有岳庙，也许是太远了，关照不到，挨了一点小炸。

从岳庙往保俶塔方向走，即现在的北山路一带，当时建有不少豪宅深院，当然都是有钱有势人家的。有钱有势的人消息总比平民百姓灵通，鬼子炸城前，这些人都准时跑了。日伪机构开张后，城里相对平静了，这些人又恰如其时地回来了。即使主人不回来，起码有佣人回来了，帮主人看守家业，以免人去楼空，被新的日伪军政权贵霸占。其中有个傍山面湖的大院落，院主姓裘，曾经是一个经营高档色情服务业的大老板，自己没有回来，派回来的下人又迟了几周，即被临时张罗的日军维持会霸占，以后一直没有归还。后来汪伪政权成立之前，新组建的日伪华东剿匪总队接管了它，院里的几幢主要建筑都派了新用，像前院的三层主楼，做了司令部军官招待所兼寻欢场，

男嫖女淫，肉欲滚滚。后边竹林里的一排凹字形平房，做了招待所的办公地。再后面的两栋相对而立的小洋楼，西边的一栋成了首任伪司令官钱虎翼（人称钱狗尾）的私宅，东边的那栋做了他几个亲信、幕僚的公寓。1940年夏天的一夜，东西两栋楼里的所有人被悉数暗杀（传言是裘家后人干的，但凶手至今没有归案，难作定论），新任的伪司令官张一挺又把钱虎翼的亲信、保镖通通赶走了。

于是，两栋楼又人去楼空。

总以为，这么好的楼屋，一定会马上迎来新主，却是一直无人入住，或派新用。究其原因，有权入住的，嫌它闹过血光之灾，不敢来往，胆敢来往的人又轮不上。就这样，两栋楼一直空闲着。直到快一年后，在春夏交替之际，一个月朗星疏的深更半夜，突然接踵而至来了两拨人，分别住进了东西两楼。

二

来的两拨人，先来的一拨入住的是东楼，他们人多，有满满的一卡车。下了车，散在楼前的台地上，把台地都占满了。黑暗中难以清点人数，估计有十好几人。他们中多数是年轻士兵，有的荷枪，有的拎扛着什么仪器设备。领头的是一个微胖的矮个子，腰里别着手枪和短刀。他是伪总队司令部特务处参谋，姓张，名字不详。士兵们在来之前一定已领受了任务，下了车，等张参谋开了屋门，一挥手，拎扛着仪器什么的那一半人都拥到门前，鱼贯入屋；另一半荷枪者则原地不动，直到张参谋从屋里出来，才跟着他离开了东楼，消失在黑暗里。

约一个多小时后，入住西楼的人也来了：第二拨。他们是五个人，三男两女，都是钱虎翼的老部下，伪军官。其中官职最高的是吴志国，此人曾是伪总队下属的第一剿匪大队（驻扎常州）大队长，负责肃查和打击活跃在太湖周边的抗日反伪军事力量，年初在湖州一举端掉了一直在那边活跃的抗日小虎队，

深得继钱虎翼之后的新任司令官张一挺的器重，不久官升两级，当了堂堂军事参谋部部长，主管全区作战、军训工作（参谋长的角色）。目下，他新官上任，三把火烧得热旺，趾高气扬，前程无量。然后第二号人物是掌管着全军核心机密的军事机要处处长金生火，其次是军机处译电科李宁玉科长，女。白小年既可以说是第四号人物，也可以说是第一号，他是张一挺司令的侍从官、秘书，属于一人之下、万人之上的货色，官级不高，副营，但权限可以升及无限。顾小梦是李宁玉的科员，女，年轻，貌美，高挑的身材，艳丽的姿色，即使在夜色中依然夺人双目。

五个人乘一辆日产双排越野车，在夜色的掩护下，像一个阴谋一样悄然潜入幽静的裘庄，穿过前院，来到后院，最后消失在久无人迹的西楼里，令这栋闹过血光之灾的空楼变得更加阴险可怖，像一把杀过人的刀落入一只杀过人的手里。

阴谋似乎是阴谋中的阴谋，包括阴谋者本人，也不知道阴谋的形状和内容。他们在来之前都已经上床睡觉，突然白秘书首先被张司令的电话从床上拉起来，然后白秘书又遵命将金生火、李宁玉、顾小梦和吴志国四人从睡梦中叫起来。五个人被紧急邀集在一起后，即上了车，然后像梦游似的来到这里。至于来干什么，谁也不知道，包括白秘书。带他们来的是特务处处长王田香，他将诸位安排妥当后，临别时多多少少向他们吐露了一点内情：天将降大任于斯。

王田香说：“张司令要我转告大家，你们将有一项非常特殊的任务，以后的几天可能都睡不了一个安稳觉。所以，今天晚上一定要抓紧时间，好好睡一觉，司令将在明天的第一时间来看望大家。”

看得出，这个夜晚对王田香来说是兴奋的，也是忙碌的，将诸位安顿在此只是相关的一系列工作的一个小小部分，还有诸多成龙配套的事宜需要他去张罗完成。所以，言毕，他即匆匆告辞，其形其状，令人激奋，又令人迷惑。

顾小梦看王田香神秘又急煞的样子，心头很不以为然，于是玲珑玉鼻轻慢地往上一翘，嘴里漏出了不屑的声音：

“哼，这个王八蛋，我看他现在越来越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。”

声音不大，但性质严重，吓得同伴都缩了头。

王田香身居要位：特务处长，大家对他是我不敢轻慢的，惹不起。甚至张司令，对他也是另眼相看。特务处是个特别的处，像个怪胎，有明暗两头，身心分离，有点身在曹营心在汉的意思。身子是明的，当受张司令管辖，但在暗地里，张司令又要受它的明察暗查。每个月，王田香都要向日本特高课驻上海总部递交一份工作报告，列数包括司令在内的本区各要官的各式活动、言论。这种情况下，他有些志得意满，有些不知晓姓什么，便是在所难免的啦。

对这种人，谁敢妄加评说？当面是万万不敢的，背后小议也要小心，可别被第三只耳听见了，告了状，吃哑巴亏。所以，顾小梦这么放肆乱言，闻者无一响应。人都当没听见，各自散开了。

散了又拢了。

都拢到吴志国的房间，互相问询：司令把大家半夜三更拉出来，到底是为哪般？

总以为其中会有人知道，但互相问遍了，都不知道。不知道只有猜：可能是这，也可能是那，可能是东，也可能是西……可能性很多，很杂，最后堆在一起，平均每个人都占两个以上。多其实是少，是无。总之，猜来猜去，众说纷纭，就是得不出一个具体结果。但似乎又都不死心，情愿不停地猜下去。唯有吴志国，他白天在下面部队视察，晚上吃了筵，酒饱人困，想早点睡了。

“睡了，睡了。”他提议大伙儿散了，“有什么好说的。除非你们是司令肚皮里的蛔虫，否则说什么都是白说，没用的。”话锋一转，又莫名地问大伙儿，“你们知道吗，我现在住的是

什么地方？钱虎翼生前的卧室！他就死在这张床上！”

顾小梦本来是坐在床沿上的，听了不由得“哎哟”一声，抽身跳开。

吴志国笑道：“你怕什么，小梦，照你这样害怕，我晚上怎么睡觉呢？我照睡不误！鬼是怕人的，你怕什么怕？他要活着你才该怕，都说他比较好色。”

顾小梦嗔怪（又是撇嘴翘鼻）道：“部长，你说什么呢！”

金处长插嘴：“部长是夸你呢，说你长得漂亮。”

吴志国看小梦想接嘴，对她摆摆手，问她：“你知道吗，钱司令是被什么人杀的？这庄上出去的人。”说得很神秘，当然要解释的，“这里以前是一个土匪老子的金窝子！老家伙生前敛的财宝据说就藏在这屋子里，范围大一点，也就在这院子里。因为这个嘛，有金银财宝没挖出来，这庄园已经几易其主，都想来找财宝，包括钱司令。可是都没找到，知道吧，至今没有。”

这大家都是听说过的。

吴志国立起身，哈哈笑：“睡了，回去睡觉吧，有什么好说的，如果你们这样瞎猜能猜出什么结果，就说明你们也能找到老家伙藏宝的地方。甭猜，睡觉吧，都什么时候了，还猜什么猜，明天司令来了就知道了。”

大家就散伙了，此时已经凌晨一点多钟。

三

第二天，太阳刚刚升起，笼罩在西湖水面上的雾烟尚未消散，张司令的黑色小车已经孤独又招摇地颠簸在西湖岸边。

张司令的家乡在安徽歙县，黄山脚下。他自幼聪慧过人，十八岁参加乡试，考了个全省第一。年少得志，举人才子呢。这使他的志向变得宏大而高远。但横空而来的辛亥革命打乱了他接通梦想的步伐，多年来一直不得志，不如意。心怀鸿鹄之志，却一直混迹在燕雀之列，这令他过多地感到人世的苍凉、命运